



尸骨袋

|美| 斯蒂芬·金 著 宋伟航 译

STEPHEN KING BAG OF BON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尸骨袋

美 斯蒂芬·金 著 宋伟航 译

STEPHEN KING BAG OF BON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尸骨袋/(美)金著;宋伟航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15
(斯蒂芬·金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1170-1

I. ①尸… II. ①金…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125 号

Bag of Bones

Copyright © Stephen King, 199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5179

出品人:黄育海
责任编辑:朱卫净 任战
封面设计:陈晔

尸骨袋

[美]斯蒂芬·金 著

宋伟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1170-1

定价:55.00 元

作者小志

由于这本小说牵涉到缅因州儿童监护权的法律问题，所以我向朋友沃伦·西尔弗求教过相关的知识。沃伦是位杰出的律师，他仔细给我指点，期间还跟我提起一种以前用过的怪东西：面罩式速记机。我听了当然马上拿来作恐怖的应用。但若故事里的法律程序有任何错误，要怪就怪我，而非我的法律咨询对象。还有，沃伦也拜托我——看那样子有一点可怜——在我的书里安排一个“好律师”。对此，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另外也要谢谢我儿子欧文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提供技术支持；还有我的朋友（兼“超低价滞销书”乐队成员）里德利·皮尔逊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给予的技术支持。谢谢帕姆·多尔曼帮我读初稿，给予投契又透彻的意见。谢谢查克·瓦利尔付出繁重的编辑心力——查克，这是你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一本书。谢谢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苏珊·莫尔德、娜恩·格雷厄姆、杰克·罗曼诺斯和卡罗琳·里迪等人细心的照顾。最后还要谢谢塔比，有困难时她一定在我身边。谢谢你，老婆。

斯蒂芬·金

仍然献给娜奥米

是啊，巴特比，我心里想，你就躲在你的屏风后面好了，我以后不会再找你麻烦了。你对人无害，又没有声音，跟那些旧椅子一样。总而言之，我一知道你在这里，反而觉得最为隐秘。

——《巴特比》

赫尔曼·梅尔维尔

昨天晚上我又梦到我回曼德雷了……我站在那里，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动作。我发誓，我真的觉得那屋子并不是空壳子，而是有生命的，有呼吸的，就像它以前就有过生命似的。

——《蝴蝶梦》

达夫妮·杜穆里埃

火星是天堂。

——雷·布拉德伯里

1

一九九四年八月的大热天，我妻子跟我说要到德里镇的莱德爱药店去补充她鼻窦炎的处方药——我想现在这东西应该已经不需要处方了。那时，我已经写完当天该写的份，便说我去替她买好了。但她说谢了，反正她顺便要到“莱德爱”隔壁的超市去买鱼，可以一兼二顾。她从掌心送我一个飞吻之后，就出门了。之后，我再见到她时，就是在电视荧光屏上了。在我们德里这里，要认尸不必到地下室，穿过墙面贴着绿瓷砖、头上有白色长日光灯管的走廊，不必去看赤裸的尸身由轮床从冰冷的柜子里推出来；只需要走进一间挂着“非请莫入”牌子的房间，看一看电视荧光屏，然后说“是”或“不是”就好了。

“莱德爱”和“惠购”超市离我家都不到一英里，就开在一处小街区的购物中心里面。那里还有一家音像店，一家叫“物尽其用”的二手书店（我的平装版二手书在他们那里卖得很旺），一家“电子小栈”和一家快速冲印店。购物中心在上里丘，威臣路和杰克逊路的十字路口。

她把车停在“百视达”音像店前面，走进“莱德爱”，向乔伊·怀泽尔先生买药。当时他是那里的药剂师，后来调到班戈的“莱德爱”去了。结账时，她挑了一颗老鼠造型的小巧克力糖，里面包了糖稀。我后来发现这颗糖还放在她的钱包里。我撕开包装纸，自己把糖吃掉。那时，我坐在厨房的桌边，她红色手提包内的东西在我面前散了一桌子。吃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像在领圣餐。等我吧糖咽下肚，只剩巧克力的滋味还留在舌尖和喉头时，我哭了出来。我坐在那里，身边散了一堆她的面纸、化妆品、钥匙、几条吃剩的赛滋口香糖。我双手盖在脸上，像小孩子一样号啕痛哭。

鼻窦炎的吸入剂还包在“莱德爱”的袋子里。十二块又一角八分。袋子内还有别的东西，价钱是二十二块又五毛五。我看着那件东西好一阵

子，却仍旧无法理解。我觉得意外，甚至震惊，但仍然没有想到约翰娜·阿伦·努南可能有我浑然不知的另一面，至少那时没有想到。

乔^①结账之后，再度走入屋外亮晃晃的毒辣艳阳里，拿掉脸上的普通眼镜，换上有度数的太阳镜。她一踏出药店略朝外突的风檐（我在这里是用了一点想象力。我想，这应该算是踩到小说家的领域了，但不多，几英寸而已，我保证），就听到轮胎咬死在人行道上“吱——”的一声，声音凄厉，像是出了车祸，或者差一点要出车祸。

是真的出了车祸——那种白痴X形路口，大概每个礼拜至少要来上一次。一辆一九八九年的丰田，刚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出来，左转弯进杰克逊路。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住在拜瑞特果园的埃丝特·伊斯特林太太。陪着她的朋友是艾琳·迪沃西，也住在拜瑞特果园。艾琳在音像店逛了一阵子，没找到想租的片子。暴力太多了，她说。这两位都是“烟枪寡妇”^②。

埃丝特几乎不可能没注意到那辆橘色的工程车从山丘上面开下来，尽管她跟警方和报社都否认这一点。事后两个月我跟她谈，她也跟我否认。我觉得，她根本就是忘了看路。我老妈以前就跟我说过（我老妈自己也是“烟枪寡妇”）：“老人家最常见的两大毛病啊，关节炎和健忘症。别拿这两大毛病来怪他们出事。”

开工程车的那个人叫威廉·弗雷克，住在“老岬角”。我妻子死的那天，弗雷克先生三十八岁，正打着赤膊开车，急着要冲凉、喝冰镇啤酒——孰先孰后无妨。他和另外三人都已经上工八小时，在机场附近的哈里森大道外沿道路铺柏油。热死人的活儿，热死人的天气！比尔^③·弗雷克说，对，他是可能开得快了点儿——在限速三十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他急着要开车回车库，把车签退缴回，好坐进自己的福特F-150里去，那辆车里就有空调了。还有，那辆工程车的刹车虽然还算好，过得了车检，但远算不上是顶呱呱。弗雷克一看到那辆丰田车从他前面冒出来，就马上

① 乔(Jo)是约翰娜(Johanna)的昵称。

② “烟枪寡妇”(cigarette widow)，老公因烟瘾致死的女人。

③ 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小名。

踩了刹车(当然也按了喇叭),但为时已晚。他只听见轮胎摩擦的厉声尖叫——有他自己车子的,也有埃丝特的。埃丝特发现有危险时已经晚了。他也看到了埃丝特的脸,就那么一下。

“这其实才是最惨的,”我们坐在他家的门廊喝啤酒时,他跟我说。那时已经是十月天,虽然太阳晒在脸上还是暖洋洋的,但我们两个都已经穿上了毛衣。“你知道坐在工程车的驾驶座上离地有多高吗?”

我点点头。

“嗯,她仰起脸来看我——应该说是‘伸长脖子’来看我——阳光照在她脸上,这就看得很清楚她有多老。我记得那时我想,‘真要命!车停不下来她就要碎得像玻璃碴了!’但一般说起来,老人家反而像是‘老不死’,有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我是说,你看看结果就知道了。两个老太太都没死,但你老婆……”

讲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脸颊刷一下涨得通红,像小男生在校园里被女生抓到石门水库没关。很滑稽,但我若是笑了,准会把他搞糊涂。

“努南先生,很抱歉,我从来就管不住这张嘴。”

“没关系,”我说,“反正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在撒谎,但这样才能回到正题。

“总之,”他说,“就撞了上去。好大一声‘砰——’驾驶座那一边嘎扎、嘎扎凹了下去,玻璃也碎了。我摔在方向盘上面,摔得很重,害得我有一个多礼拜呼吸时胸口都痛。这里一大片淤青。”他在胸口的锁骨下面画了一道弧线,“我的头撞上挡风玻璃,撞得很重,玻璃都裂了,头却只肿了一小块儿……没流血,连头痛都没有。我老婆说我一定长了一颗铁头。我看到那个开丰田的女人,伊斯特林太太撞得飞过前排两张座椅中间的排挡杆。后来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两辆车在路中央歪七扭八地挤成一团。我下车去看她们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我原以为她们两个准死。”

但她们两个都没死,连昏过去都没有。只是,伊斯特林太太断了三根肋骨,骨盆移位;迪沃西太太和撞击点隔了一个座位,有脑震荡,因为她的头撞在她那一边的车窗玻璃上。就这样,“经治疗已经出院”,这类事情《德里新闻报》上都这样子写。

我妻子,已故的约翰娜·阿伦·努南,麻省莫尔登人氏,手提包挂在肩上,一只手持着她的药袋,从她站的药店外面把这场车祸看得一清二

楚。她一定跟比尔·弗雷克一样，以为丰田车里的人不是死亡就是重伤。撞击的巨响空洞而决绝，像保龄球滚过球道，卷过午后酷热的暑气；玻璃碎裂的声音，则像它参差不齐的蕾丝花边。两辆车在杰克逊路的车道中央绞成一团，严重扭曲，脏兮兮的橘色卡车森森然压在淡蓝色的进口车上面，居高临下，像凶巴巴的父母亲在厉声责骂缩成一团的子女。

约翰娜一个箭步，冲过停车场朝街道的中央跑过去。她身旁的其他人也跟她一样。其中一位，吉尔·邓巴利小姐，事发当时正在“电子小栈”看橱窗。她说她觉得自己当时好像曾跑过约翰娜的身边，但不敢确定——不过，至少她可以确定有一个人穿着黄色休闲裤。那时，伊斯特林太太已经在尖叫，说她受伤了，两个人都受伤了，有谁可以帮帮她和她的朋友艾琳。

我妻子在跑过停车场过半，也就是那几台自动报纸贩卖机附近的地方，倒了下来。手提包的带子还搭在她肩膀上面，但药袋从她手里滑落到地上，鼻窦炎的吸入剂也从药袋中滑出一半。另一个东西还在里面。

没人注意到她倒在报纸贩卖机旁边。所有人都只在关注纠成一团的汽车、尖叫求救的老太太、从工程车破掉的散热器外泄在地上的一摊水和防冻液。（“汽油！”快速冲印店的店员冲着大家喊，希望有人注意到。“汽油！小心爆炸！”）我想那些赶去抢救的人里面，应该有一两个人从她身上跳过去，可能还以为她只是昏倒了吧。气温飙高到华氏九十五度^①的大热天，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不合理。

约有二十多个购物中心里的人围在车祸现场旁边；另外有近五十个人从斯特劳福德公园跑过来，那里正有一场棒球赛。我想，一般人碰上这种情况会说的话，应该都有人说了，搞不好还同时有好几个人说。人们在四周乱转。有人把手伸进一个歪歪扭扭的洞里，拍拍埃丝特不停发抖的老手；这个洞原本是驾驶座的窗口。乔伊·怀泽尔到的时候，大家马上给他让路。在这样的当口，不管是谁穿着白大褂，都绝对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远处也传来了救护车幽幽的哀鸣，像焚化炉里袅袅上升的青烟。

就在这一团乱里，就在停车场没人注意的地方，躺着我妻子，手提包还挂在肩头（里面有她没吃的巧克力老鼠，连包装纸都还没撕开），白色的

① 等于摄氏三十五度。本书中均为华氏温度。 $C(摄氏) = 5 \times (F_{(华氏)} - 32) / 9$ 。

药袋掉在她朝外伸的一只手边。直到乔伊·怀泽尔要赶回药店去拿纱布帮艾琳·迪沃西包扎头部时，才瞥见了她。虽然我妻子俯卧在地上，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是从她的一头红发、白色套衫和黄色休闲裤认出来的。他认得她，是因为不过十五分钟之前，他才刚招呼过她。

“努南太太？”他开口问，原本要替神色茫然但显然伤势不重的艾琳·迪沃西拿纱布的事，这时被丢到了脑后。“努南太太你还好吗？”但他心里清楚（或说是我猜的，我也可能猜错），她不好。

他替我妻子翻身，还必须双手并用，但即使如此，仍然很费力。要跪下，在停车场上又推又抬，头上顶着能烤焦人的大太阳，之后还要赶忙从柏油路面跳起来。我觉得人死了会变得更重；他们的肉身和在我们的心里，都会变得更重。

她脸上有几块红印子。我去认尸的时候，这些红印子通过荧光屏也还看得很清楚。我才问法医助理那些红印子是怎么回事，自己心里马上就有答案了。八月末的时节，滚烫的人行道，基本常识嘛，华生。我妻子是中暑死的。

怀泽尔站起来，看见救护车已经到了，便朝救护车跑过去。他挤过围观的人群，一把抓住正从驾驶座上下来的那个救护员。“那边有一个女人。”怀泽尔指向停车场。

“老兄，我们这里就有两个女人再加一个男人，”救护员说完就想走人，但怀泽尔不依。

“先别管他们，”他说，“他们大致都还可以。那边的女人就不一样了。”

那边的女人死了，我敢说乔伊·怀泽尔心里知道……他知道轻重缓急，这一点要肯定他。他也挺有说服力的，说动了那两个救护员从纠成一团的工程车加丰田那边挪步外移，暂时不管埃丝特·伊斯特林喊痛的惨叫和旁观的“希腊歌咏大队”^①不满的咕哝。

他们赶到我妻子身边时，一个救护员很快就证实了乔伊·怀泽尔先前估计得没错。“真糟糕，”另一个说，“她怎么会这样？”

① “希腊歌咏大队”，希腊戏剧都有歌咏队(chorus)在戏台上担任旁白解说，此处指围观议论的人群。

“心脏的问题吧，这最有可能。”头一个救护员说，“一时紧张，心脏就跳不动了。”

但问题不在她的肝脏。验尸结果发现她的脑部长了一个动脉瘤，可能跟着她有五年的时间了，一直无声无息。可就在她一个箭步跑过停车场朝车祸现场冲过去时，她大脑皮层里那一条脆弱的血管就像轮胎爆胎一样爆裂了，脑子的控制中枢因此淹在一片血水里，进而要了她的命。法医助理跟我说，虽然可能不是立即死亡，但时间应该也很快……她绝对没吃什么苦。就像忽然有一大团黑影当头罩下，人还没摔到人行道上，所有的感觉和意念就已经全部消失了。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努南先生？”法医助理在问我的时候，轻轻推着我转了个方向，不让我再盯着荧光屏上动也不动的脸和紧闭的眼看。“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能答的一定尽力。”

“只有一个。”我说。我跟他说她死前在药店里买了些什么，然后问了我要问的问题。

接下来到举行葬礼的那几天，还有葬礼的过程，在我的记忆里都像做梦一般——我记得最清楚的，只是把乔的巧克力老鼠吃掉，然后痛哭失声……我想，我哭，主要是因为我知道这巧克力的滋味消失得会有多快。她下葬后过了几天，我又痛哭了一场。不过，这我稍后再跟各位详述。

我很高兴乔的家人都来了，尤其是她的大哥，弗兰克。就是靠弗兰克·阿伦——五十岁，两颊红扑扑的，虎背熊腰，一头茂密的黑发——才把事情打理得好好的……事实上，他到最后居然还跟葬仪公司的人“杀价”。

“想不到你还来这一招。”后来我们坐在杰克酒吧的雅座喝啤酒时，我对他说。

“他存心要敲你一笔，迈克，”他说，“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他伸手到后裤袋，摸出一条手帕，不经心地抹了一把脸颊。他的情绪没失控——阿伦家没有一个人失控的，至少在我面前没有——但弗兰克整天都在流泪，看起来像得了严重的结膜炎。

阿伦家总共有六个孩子，乔是最小的一个，也是独生女，从小一直是上面几个哥哥娇宠的宝贝。我觉得若她的死跟我有一点关系的话，她那

五个哥哥准会徒手把我碎尸万段。结果，现在反而是他们联合起来，在我身边织了一张保护网。这感觉不错。我想，没有他们，我应该还是熬得过去，但就是不知道会是怎么个熬法了。我才三十六岁，记得吧。有谁会想到自己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就替妻子办葬礼？她还小我两岁呢。在这年纪，死是我们两个脑子里最难找到的字。

“有人从你的车里拿走音响被逮了，他们一定说这是盗窃罪，送他去坐牢。”弗兰克说。阿伦家是麻省人，弗兰克的口音还听得出来有莫尔登的乡音——“被逮”念成“被抬”，“车子”念成“褶子”，“说这是”念成“说彻是”——“但这家伙把三千块的棺木用四千五卖给丧妻的伤心老公，就可以说是生意，还恨不得请他到扶轮社^①的午餐会演讲。贪得无厌的混账！我就是要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吧？”

“对，是这样。”

“你还好吧，迈克？”

“还好。”

“真的？”

“妈的我怎么知道？”我反问他一句，声音大得惹来附近雅座的几个人转过头看。接着：“她有孩子了。”

他的脸倏地没有一点表情：“啊？”

我拼命压下自己的声音：“她怀孕了。六七个礼拜，从……你知道，从验尸知道的。你知道这件事吗？她跟你提过吗？”

“没有！天啊！没有！”但他脸上有怪怪的表情，好像她是跟他说了些什么事。“我只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她说你的精子数量比较少，可能需要等长一点的时间，但医生觉得你们可能……迟早你们还是可能……”他的声音愈来愈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们看得出来，啊？他们做过检查？”

“他们看得出来。至于检查，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主动做检查还是怎样。我自己问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问？”

“她死前不只买了鼻窦炎的药，也买了那种居家验孕剂。”

① 扶轮社(Rotary Club)是一个由商人和职业人员组织的全球性慈善团体。

“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没看出一点端倪？”

我摇了摇头。

他从桌子另一头伸过手来，捏了一下我的肩膀：“她只是想先确定再跟你说，没别的。你也知道，对不对？”

去补充我的鼻窦炎药，再买鱼，这是她说的。跟平常没两样，不过是一个女子出门去办几件杂事。我们一直都想要有小孩，想了八年，但她那样子跟平常没两样。

“对，”我说，伸手拍一拍弗兰克的手，“对，大块头，我知道。”

* * *

约翰娜的告别仪式是阿伦家处理的，由弗兰克领军。我由于是家里当作家的人，因此分到了写讣告的差事。我哥哥从弗吉尼亚州来参加告别式，带着我妈和我的姨母；阿伦家分派他在开放亲友瞻仰遗容时主掌来宾留言簿。我妈——她从头到脚都算得上是六十六岁的“老糊涂”，只是医生一直不肯宣判她得了老年痴呆症——和她妹妹住在孟菲斯。我这位姨母小我妈两岁，糊涂的程度也只少一点点。她们两个负责在葬礼的餐会上切蛋糕和派。

其他的事，就全都由阿伦家的人打理，从瞻仰遗容的时间到葬礼的细节等等。弗兰克和老四维克多作简短的致辞，乔的父亲负责祈祷，让女儿的灵魂安息。最后，夏天替我家除草、秋天替我家扫落叶的那个男孩子，皮特·布里德洛夫，以一首圣诗《有福的确据》，唱得人人动容掉泪；弗兰克说这是乔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圣诗。至于弗兰克是怎么找到皮特这孩子的，还说动了他在葬礼上献唱，这我就永远搞不清楚了。

我们就这样熬了过去——礼拜二下午、傍晚的瞻仰遗容，礼拜三早上的告别式，然后是在绿茵墓园里举行的小祈祷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心里一直在想怎么这么热；在想没有乔可以讲话，我这个人就像连魂都没了；在想我真该买一双新鞋。乔看见我脚上穿的这一双准会唠叨——若她还活着的话。

后来，我又跟我哥哥锡德谈了一下，跟他说我们两个一定要趁我妈和弗朗辛姨母在垂暮之年的迷离幻境里走失之前，先替她们作一点安排。她们住养老院还不够老；所以，锡德有什么看法呢？

锡德是有提议，只是，要命的是我想不起来他提议了什么。我只记得

自己同意了他的提议,但就是想不起来他说了什么。那天再晚一点时,锡德、老妈和姨母一起坐进锡德租来的车,开往波士顿。他们先要在波士顿过夜,隔天再赶“南湾”^①的火车回家。我老哥还算乐意护送两位老人家,只是他不肯坐飞机,哪怕机票算我的也不行。他说天上又没有紧急停车道,万一飞机引擎坏了怎么办?

阿伦家的人大部分隔天就走了。天气还是一样热得会死人,大太阳在热气氤氲的天际闪着亮晃晃的光,罩在万事万物上面,像融化的黄铜。他们站在我们的屋子前面——不,那屋子已经算是我一人独有了——身后的路边停了三辆出租车在等他们。几个傻大个儿站在四散的行李袋旁,搂搂抱抱,用浓浊的麻省乡音互道珍重。

但弗兰克多留了一天。我们在屋子后面挑了一大束花——不是那种闻起来很恐怖的温室花朵,那种花的香味,我一闻就会想起死人和管风琴;而是户外长的真花,乔最喜欢的花——插在两个咖啡罐里,咖啡罐是我在后面的餐具间里找出来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到绿茵墓园,把花放在新砌的墓碑前面,又顶着毒辣的大太阳,在墓碑前面小坐了一会儿。

“她一直是我生命里最美的那部分。”过了好一阵子,弗兰克终于开口,声音很怪,像憋在胸口里面出不来。“我们从小就把乔照顾得好好的,我们几个做哥哥的。没人敢欺负乔,我跟你说。有谁敢,我们就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她跟我说过很多你们的事。”

“棒吧?”

“对,都很棒。”

“我会很想她。”

“我也是,”我说,“弗兰克……是这样子的……我知道她跟你最亲。她难道从没打电话跟你说,比如她月经没来或早上不舒服什么的?你就跟我说吧,没关系,我不会生气。”

“可是没有啊,我对老天爷发誓。她早上会不舒服吗?”

“我没见过。”就这样。我什么也没发现。当然,那时我正在写书,而我每逢写书的时候,通常都会神游太虚。只是,她知道我神游的太虚在哪

① “南湾”(Southern Crescent),美国国铁(Amtrak)从纽约市开往新奥尔良的一条线路。

里，一定找得到地方，把我摇醒过来。但她怎么没有呢？有喜的事，她为什么要瞒着大家呢？不到确定时不肯跟我说，是有这种可能……但就是不像乔会做的事。

“儿子还是女儿？”他问我。

“女儿。”

我们结婚后没多久，就开始给孩子挑名字，只等孩子来报到。儿子要叫安德鲁；女儿就叫凯娅。凯娅·简·努南。

弗兰克离婚六年，一人独居，所以留下来陪我一阵子。我们回家去时，他说：“我担心你呢，迈克。你又没几个家人让你在这时候可以投靠的，仅有的那几个还都住得那么远。”

“我会好好的。”我说。

他点一点头：“唉，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说，对吧？”

“我们每一个？”

“男人啊。‘我会好好的。’就算不好，也会藏着不让别人知道。”他瞅着我看，眼角还在泛泪光，一只晒得红红的大手上拿着一条手帕。“你若心情不好，迈克，又不想打电话给你老哥——我注意过你看他的眼神——那就把我当作是你老哥，好吗？我这是在帮乔，不是你。”

“好。”我说，对他的好意既尊重又感激，但也知道自己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我绝不会打电话跟人求助。虽然从小父母教的就是这样，但那倒也不是主因——至少我自己不觉得——而是因为我天生就是这性子。约翰逊说过，我这人若是一头掉进旧怨湖要淹死了——我们在旧怨湖有一栋避暑别墅——我也会一个人闷不吭声，就算是死在离公共岸区不过十五英尺的地方，也不会开口喊救命。这不是爱或感情的问题。这些我都可以给，也都可以拿。我跟任何人一样，也会觉得痛苦。我也有拥抱别人、被别人拥抱的需要。唯独有人问我：“你还好吗？”我就是没办法说不好。我就是没办法说：请你帮帮我。

一两个小时，弗兰克走了，要南下到州界的南端去。当他打开车门时，我发现他在听的有声书正是我的作品，颇为感动。他搂了我一下，接着吓我一跳——他凑上来，在我的唇上亲了一下，重重的一啜。“要找个人谈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来，”他说，“要找人做伴的话，尽管来找我。”

我点一下头。

“自己凡事小心。”

这让我有一点惊愕了。酷热加上悲伤，弄得我过去那几天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但这时，却像一语惊醒梦中人。

“小心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迈克。”说完就坐进车里开车走了。他长得那么魁梧，车子却那么小，坐在里面像把车子穿在身上一样。那时太阳也要下山了。各位知不知道八月的大热天，太阳要下山时是什么样子？一团橘红色，还像被压扁了，活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搭在这个火球上面朝下压，而这一团火球也会随时会像吸了一肚子血的蚊子一样啪地爆掉，把血溅得地平线上到处都是！那时就是这样。东边的天已经黑了，传来隆隆的雷声。但那天晚上没有下雨，只是暗沉沉的，又重又闷，人像罩在毛毯下面。我则是老样子，一屁股坐到电脑前面，写上一个小时左右。写得相当顺；我记得是这样。各位知道，就算不顺，也可以打发时间。

我第二次哭，是在葬礼过后三四天。当时，那种像在做梦的感觉还没走。我照样走动，照样讲话，照样接电话，照样写我的书——这书在乔死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将近百分之八十——但始终有一种明显的断线的感觉，觉得不管什么事，都和我这个真人隔着一段距离，我不管做什么都像是在茫然敷衍。

丹尼丝·布里德洛夫，皮特的妈妈，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让她带两个朋友在下礼拜找一天到我家来，替我现在独居的这栋又老又大的爱德华式屋子来一次从里到外的大扫除——在这屋子里晃，你会很像一颗豆子在特大号的罐头里面滚过来晃过去。她说只收一百美元，她们三个分就好，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做大扫除对住在里面的我不好。家里有人死后，都要做一次大扫除，她说，就算不是死在家里也一样。

我跟她说这主意不错，但我要付她们每人一百块钱，六小时的工。六小时到后，一定要完工。就算没办法完工，我跟她说，也就算完工吧。

“努南先生，不用这么多。”她说。

“不管多是不多，我就付这么多，”我说，“你们要做吗？”

她说她做，怎么会不做。